目　录

一、我在凤穴寺主持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
……文　强（1）
二、智擒顽匪连天生……毛汝采（19）
三、焦村抗日战斗纪实……焦群等口述，卢志夫整理（26）
附：特务营是怎样到焦村参加抗日战斗的……
……任丙寅等口述，卢志夫整理（30）
四、从《通山窑》戏班到临汝县豫剧团……李志强（33）
五、血溅州衙，名垂青史……
……姬成口述，卢志夫整理（43）
六、朱绳武先生轶事……梁超然（46）
附：兰谱序……卢志夫断句，注释（50）
七、王景元与临汝烟案……
……乔清云等口述，卢志夫整理（53）
八、冯玉祥视察临汝国防工事……毛汝采（56）
九、河南省立陕县高级棉科职业学校简介……曹泳宵（60）
十、大峪革命根据地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
……张清洁等口述，王良钦整理（65）
十一、豫西名艺人——李小才……李志强（70）
十二、省立临中南迁见闻……唐子正（73）
十三、民国时期的临汝县医院……
……仲鹤年口述，李泉海整理（80）
十四、临汝县红字会医院……
……仲鹤年口述，李泉海整理（80）
十五、征稿启事……（8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在风穴寺主持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第三班始末

文　强

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的军事设施受到日军突然偷袭，损失惨重。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军国主义，经过多次谈判，决定在重庆成立中美合作所。美国政府由海军准将梅乐斯为该所主持合作事宜的副主任。该所主任一职，则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任命军事调查统计局代局长戴笠少将担任，中美合作所的名称由此而定。中美合作所之主脑机关设于重庆猪纸厂，为适应共同抗日的需要，在该所领导下，自一九四三年春起，即次第在重庆、在南岳、在河南之临汝、在安徽之雄村、在绥远之陕坝、在福建之建瓯、湖南之东安等地建校并一律命名为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按成立的先后，在各班的班名上又冠以第一第二第三……的番号。为了战时对外保密起见，则避开番号及特种技术训练的字眼，简称为冠以地名的称号，例如重庆、南岳、临汝、雄村等训练班。

本人负责主持的这个班，是属于所有各班中较大的一个，全衔是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由于设立的地点选择在河南临汝县风穴寺，故简称为临汝训练班。此文要写的，是就本人在四十四年后的回忆中来写出这个班的种种。以上所写到的，只算是全文的开白，以下则按我准备的纲要，逐项写述出来。

（一）先从这个班开始筹备说起

回忆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我辗转自海外回到重庆，于一

九四二年二月奉军统局代局长戴笠之命，派我为该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其任务是全力对日作战，必须切实掌握日伪军的动态，指挥黄河以北地区之豫、晋、冀、察、鲁及平津为中心的情报活动。我先设立办事处于洛阳，四二年冬迁到太行山豫北地区之林县临淇镇。在前国民党军暂编第五军孙殿英部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是很顺利的。不料好景不长，于四三年四月在日寇发动大扫荡太行山之役，孙（殿英）庞（炳勋）相继投敌，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唯一根据地，即告沦陷于敌手。我率领少数武装部队突出重围回到洛阳，在医治重病期间，忽奉局本部来电，改调我为该局第三处处长，令我于病愈后即到渝报到。我在洛阳养病的停留期间，常常听到河南省绥私处处长刘艺舟向我汇报奉命兼办筹备临汝第三班的种种情况。本来我以办事处长的地位一听了事，不过只是照例转报局本部，就算完成了任务。后来当我奉到调渝的命令之后，接替我的头头已派定了乔家才其人，我也就乐得无官一身轻的偷闲起来。

刘艺舟兼办该班筹备事宜，显得非常忙碌，他好几次邀请我前往选择的班址一游，说是一处风景绝美的佛教丛林，名唤风穴寺的所在，离临汝县城北不过十几华里，柏树古木成林，山水清幽，简直是一处难觅的仙境。我终于应允前往，在这座古刹中休养了一周。刘自谓以生不曾与西洋人打过交道，更不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等等，要求我多给他一些帮助。我在古刹走遍了殿宇廊房，窑洞明泉，以及临近的农家庄户。在全盘了解情况之后，并征得了老和尚得一的同意，我提出是战时临时征用其庙宇风景地，并保证负起保护修葺的责任，不许有任何破坏损伤之处。特别是对柏树、古木，更应编号点数，置于一棵无损的保护之列。我记得老和尚向我申诉，一九四三年，河南久旱成灾，蝗虫遮天，民不聊生，十分可怜可悯。他向我提

出。庙内有青壮童年和尚约二十多人，已将断炊无食，问我能不能予以救济，以解倒悬？我立即答复，单纯的救济，乃地方政府的责任，处此灾歉之年，恐怕地方救济力量有限，不能真的解决问题。唯一可靠的办法，是即将成立的训练班，料想在班中临时要雇用的勤杂工，将不止于二十人。不知愿否穿上军服，为班服务，如愿意时，就可一律收容作为班中的勤务兵。将来此班停办时，仍可反俗做和尚。……老和尚闻言，作无限欢慰与感激状，后来我到班负责时，就是这样办的。

事情连本人也从未想到，刚由风穴寺回到洛阳，不到三天，又忽然收到戴笠来电，派我为第三班副主任，立即到职视事。连刘艺舟也向我祝贺说，我决没有想到辛辛苦苦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是为了您的履新作好了准备。当然，我与老和尚商谈中的种种，而竟又是我亲自来履行。后来我了解免予去渝的原因，是由于在我之前，已发表谢力公少将为这个班的副主任。他率领第一批来班服务的美籍军官，一路游山玩水，在成都又到妓院夜游过，既有损军誉，又贻误了到达时间三天之久，也不知是谁人的小报告，戴笠便大发雷霆，立即电派本人，并严令接替我任办事处长的头头，将谢力公少将于到达洛阳后，立即扣押，依法受到处分。

（二）我在洛阳正式视事的三天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上旬的某日，我接到的第二道电报，是命我亲自在洛阳，面谒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上将，安排请由蒋长官批准，由长官部出面招待第一批来班服务的美国军官道威少校等三十余人。在长官部所在地西工招待所，于他们到达的当晚，将由蒋鼎文上将设宴招待，宴毕，还安排豫剧助兴。好在蒋鼎文上将是我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一说就准，招待宴会

弄得相当的热烈。兼之这批美国军官都是来自北非反法西斯战场，在沙漠地带吃尽了苦楚，从渝、蓉、宝鸡、西安、潼关等地，长途车运来到洛阳，已经是劳累不堪，因而一享受到较优渥的招待，他们便无不感激得如狂如醉，丑态百出，甚至跳上戏台，与演员对打对舞起来。

我当时忙于安排班中的一切，美国军官虽然一宿就离开了，我则整整地忙了三昼夜，才将他们安置下来。为了使洛阳与临汝县城两处的联系密切不断，特别是在补给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如果对美国军官生活上安排不当，很可能就会闹出麻烦来，于是在洛阳指派我的一位学生许竟上校，作为洛阳办事处的处长，同时又在临汝县城指派了我的一位部下云路深为办事处长。这位云路深，曾经是北平警高毕业的高材生，且历任河南省各地中心城市的警察局长，资深能干，如以一个单纯的县级办事处长安置他，有人向我反映是否委屈了他。幸而得到河南省政府民政厅长方策及临汝县县长左宗廉的协助，正式明令发表他为临汝县的警察局长，然后再兼上班的办事处长，才为他办好班里的事创造了条件。

（三）第三班主要人事安排

当年由上而下颁布的编制及主要负责人情况如下：

少将主任一人；

少将副主任一人；

上校（或少将教育长一人）；

上校总队长一人；

上校华文秘书一人；

上校英文秘书一人；

上校教务组长一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校政训组长一人；

中校总务组长一人。

实际上人事的安排派定于下：

班主任按无成文的规定，照例是由中美合作所主任兼任。（当时合作所的主任是戴笠）负实际责任的是该班副主任文强少将——即作者本人。

该班的教育长同时任命了两人，第一教育长是张树勋少将，第二教育长是王士俊少将；

该班设上校或少将总队长一人，先后为吴立诗，李初民（均以少将任用）；

该班华文秘书是姜中赓上校；

英文秘书兼总翻译是常惠卿上校；

教务组长由英文秘书常惠卿兼任；

政训组长是刘克敌上校；

总务组长是黄翠柏上校；

还有一位军事总教官，上校军阶，姓名忘记了。

以上主要负责人员系编制内的。洛阳、临汝县城两处办事处人员，系编制以外的人员。

另一情况是来班服务的美方官兵，除配调服务的英文和语言翻译人员受班本部总翻译官的领导，其薪金亦在班内领取外，凡属美方奉派来班服务的官兵，其编制预算由美方自行负责。属于训练班课程及教育计划等事宜，则互相商订，由班本部召开教务会议来解决。有关起居作业时间等等，悉由班本部颁布而行之。

本人负责期间，美方奉派来班的负责人先后有两人，居先者为道威陆军少校，居后者为杨格海军少校。由于美方人员的军阶偏低，故在合作的方式下，他们不曾提出过在班本部设立

美方副主任或其他副职的要求，因此在我负责的期间内，始终待之以宾客一般的友好，可以说是合作进行得圆满愉快。

（四）施教的对象及其来源

首先是根据中美两国军事合作的任务和目的，用一句话说完，便是共同抗日打垮日本军国主义，除此别无其他作用。也不是外间所误传为中美两国特务机关的合作，而是中美两国通过外交程序建立起来的军事合作。

合作的中心任务是要在中国训练一支五万至十万人的现代化武装游击部队，准备盟军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时，配合沿海地带作战。中美合作所考虑到新成立的部队未施加训练，不如选调具有作战经验的建制武装游击部队，加以现代化装备的训练，事半功倍，准可达成配合作战的任务。当年能具备上述条件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戴笠代局长手中所掌握的武装游击部队，以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部队以及分布在全国各战区的对日爆破总队、支队、大队等等，合计起来不下十万人之数。这就是蒋介石委员长保举军统局代局长戴笠少将为该合作所主任的资本。中美合作的重任落在戴笠代局长的肩上，并不是偶然的，连当年的美国军事当局的主脑，也莫不认为以戴笠为对象的合作，是可靠如立竿见影的。

我所负责的第三班受训对象的来源，经班主任戴笠亲自来电指示，是按以下的原则，将招训与调训的对象，同时指令交给本人负起实际责任来处理。

第一，是将由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招募来的一批初中以上到大学程度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集中来凤穴寺报到，单独编为约五百余名青年大队，一经训练完毕，即作为游击干部的补充，派到各建制部队去服务。

第二，是调训的建制部队，也是第三班必须抢时间要完成训练的中心任务。按规定要分期轮调受训的建制部队共为两个别动军纵队。即配属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别动军第五纵队。该部队辖两个支队，兵员人数共为三千名。另一个纵队为别动军第六纵队，是配属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指挥下活动的部队。这个纵队的建制和兵员人数，大致与别动军第五纵队相同。按计划轮训，每一轮训期为三个月，每一个纵队又以轮调每次一个支队为限，基本上分成两期调训完毕。

（五）受训内容及课

顾名思义，当年由中美合作所举办的特种技术训练班，外间传讹失误，以为是施行的一套神秘性特务训练，但实际上，却是完全针对与日本军队作殊死战斗的一种在其前方或后方的破坏、阻击、活捉舌头……等等有利于盟军登陆配合作战、打击瓦解敌军的训练。

作为武装游击部队的一切基本训练，全由中方拟定实施，美方不加过问。属于美方要讲授的课程，是如何使用现代化武器和技术上的问题。美方对参加训练的学员兵，限制颇严，必须由他们派员亲自按花名册点名，凡身体病弱者多被淘汰。

中方所施教的课程，大致分为军事课程和政治课程两门。军事课程，主要是讲授游击战术（国民党军的教材颇多，如国民党军自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施过的，还有世界各国的）；政治课程，是把国民党军政工局印发的各种小册子作为教材。

属于美方的所谓特种技术的施教又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受美方的特技训练，不如说是接受其较新式的轻武器装备。

在第三班先讲授后演习的武器有：

卡宾轻步枪

所有的冲锋枪

三号左轮枪

软性炸药（威力比TNT硬性炸药大五倍至八倍，可做成面条、烧饼、可粘贴于被炸物上，用导电爆破，威力可观）。

美方对三枪一炸药，通过翻译讲授其性能和使用，几乎占去了一个月的时间。像开运动会似的实弹演习、爆破演习，占去了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经过演习，一个个的成绩考查后，认为及格满意了，才点名发给武器。否则，即列入淘汰或再受训练。

（六）戴笠第一次到班视察并主持第一期结训和第二期开训典礼。

一九四四年三月，正当日军积极准备进攻郑（州）洛（阳）打通大陆动脉线发动中原战役前夕，戴笠自重庆前来第三班视察。由于他当年身兼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又兼财政部货运局局长，一身四要职，临汝之行，不过只是他事务之一。

戴笠到训练班来，在我的记忆中，办了以下几件事：

第一，是训勉全班官兵要搞好与美国官兵的关系，不要动辄叫洋人、骂洋人，要注意敦睦邦交，不失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的风尚；对美方官兵，一律规定称盟军友人，谁叫美国佬、美帝国主义爪牙等等不礼貌的称呼，应注意改正，屡教不改，明知故犯者，应受到纪律的处分。他同时还规定，对待盟军友人，要做到不卑不亢，尊重他们之风俗习惯。对他们在班如有违纪不正当的行为，以及对班外的老百姓之间，如有违法乱纪的事情，不要直接去干涉他，而是要向班里的负责人汇报，然后由负责人向美方负责人提出处理的办法来解决。如遇重大事件在班难以解决的，可向中美合作所申诉。

第二，由他亲自主持了第一期调训者的结业和第二期开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典礼。他在主持典礼后，在风穴寺方丈室外的后大殿举行了盛大宴会。班内全体美方官兵和中国官佐，摆满了丁字形的餐桌，用中菜西吃的办法，每人一份。由于调训的官兵及招训的新生，为数近二千之众，无法集中，所以就在他们的营房驻地人各一份的聚餐。戴笠平日特别注意宴会一定要举行得热热闹闹，他事先自重庆运来了大批茅台酒和海味，这是在抗日战争艰苦年月里很不容易享受的东西。我记得在这次宴会上，恰好有前任美方负责少校道威及其副手W·A上尉奉调回国，便用这个班正副主任的名义，事先在洛阳定做好两个银盾，上刻“万里长风”和“凯旋荣归”的题词为赠。为了装饰两只银盾，各加了一只玻璃罩，我们劝受赠者将玻璃罩免带回国，可是美国人从来就不计较装箱和长途空运的麻烦，只要是中国人赠的纪念品，他们无不视为最光荣的东西运回国去。

第三，戴笠在班上亲自出席政训会议，指示政训组长刘克敌上校，拟好受训官兵忠于职守，努力杀贼报国的宣誓词，为举行宣誓仪式时之用。凡到班受训的官兵，都必须履行填写宣誓词的手续，文盲中的少数人，可请有文化者代填，但自己的签名，有图章的盖图章，无图章的按捺指模。我记忆中的宣誓词大意如下：“余谨以至诚，遵守军纪，服从命令，忠于职守，奋勇杀敌，歼灭日寇，尽到卫国保家及配合盟军作战，切实完成反法西斯战争神圣光荣任务。倘有违误，甘受最严厉的惩处，”宣誓人×××谨誓，监誓人戴笠。举行仪式时，全体在班受训的官兵，以大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政训组长刘克敌带头，举右手，口念誓词，念一句，全体朗诵一句，一直到念完，最后各念本人的姓名，将宣誓词由各队值星官收齐，送政训组存查。监誓人戴笠将宣誓词的要点，解释一遍，然后高喊“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大家齐声喊得声震山岳而罢。

第四，根据各方情报资料研究判断的结果，预料已处于日军发动中原大战一触即发的前夜，第三班虽在国民党军第十三军警戒之下，为了作好随时撤退到安全地带继续完成轮调的任务，戴笠已与本人经过多次的研究，并授权与我全权作应变处理。当戴笠离班的一周内，我即亲自拟定好撤退计划，也会同美方作过一些撤退演习。做到了心中有数，确保全班安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持轮训不断的原则。

记得一度与驻军第十三军军长石觉中将，研究到该军是否能保证班本部的安全问题，不料答复大出所料。石将军认为我班有美国人，目标大，很可能为日军进攻的目标，该军不但难以保证安全，也将成为累赘，妨碍其作战计划；另外还提出了一个理由，认为第三班已得到美方的轻装备，按火力网计算，已超过了该军一个师的火力……当然，我已意料到依靠十三军睡大觉的办法是束手自缚，是决不可靠的，唯一的办法是相机脱离前线临战地带，才是万全之策。好在戴笠已授我全权处理，也确实是有准备的一次临战的安全撤退。就在日军疯狂进攻郑洛，多路攻掠洛阳，绕击临汝，十三军腹背受敌，自身难保的险况下，我全班循鲁山山道及叶县通豫南公路干线，一夜又半天之间，平安撤退到了镇平菩提寺。这一古刹是比风穴寺更著名的丛林，也是在戴笠未到班视察前，由我派员按预定计划选择用于轮训一个分班的所在。不料原来预作分班的古刹，而又改为南撤，继而西撤入陕到商县的中途站了。

（七）面临撤退前夕对日的再次大爆破

一九四四年三月刚过，日寇蠢动的风声越传越紧。全班受过训又得到美械轻装备的官兵们，纷纷请战，喊出口号要打过

黄河去。美方官兵得知这一情况，也纷纷向我求见，同样是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势。我作为班的全权代主任，明知己身的职责是训练人才，并不是指挥作战，急于杀敌救国。我的处理办法，是将轮调部队的第五纵队司令廖宗泽少将请来，加上美员由我主持，召开过两次紧急研讨会议，然后具体拟成由第五纵队去实施的两项对日大爆破的计划。因为这一方案是针对日寇发动进攻战之前夕，又是经过中美及部队长三方订定的方案，一经上报，不但中美合作所立即批准，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对第五纵队司令正式发布了命令，在班本部技术指导下，敦派美员作顾问，限日要完成两大对敌的爆破实施。

简单的说来，所选择的两大爆破目标：第一，是侦知日本在黄河故道的沙沟纵横地带，铺设和建立了一条汴新铁路和一座汴新铁桥，即由新乡通过开封省会的一条战略支线的铁路和铁桥。面对这座战略铁路铁桥的大爆破，在军事上是有特殊价值的。第二，是侦知焦作煤矿沦于敌手，源源的矿产资源，全供日军战时之用，有必要大爆破予以严重的打击。

两处大爆破，定为同时实施。由于美员化装行动不易，只好定于夜间来实施。在班中的美员全体出动，再一次周密侦察布置，既用武装部队封锁了道路，又用软性炸药，将汴新铁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予以破坏。美员及爆破部队官兵无一伤之，安全撤退，完成了预定任务，分别得到传令嘉奖及实物现金的奖励。

焦作煤矿的大爆破，未能完成预定任务，由于北渡黄河不容易得到掩护，美员一个也没参加，而是将任务交给第五纵队的一位支队长去完成。后来我与廖宗泽少将见了面，追问为何完成任务不够理想。他答复，是由于破坏矿井，不能不考虑日夜都有中国劳工苦力在井下，一声大爆破，将不知要冤死多少无

辜者。另外是由于与矿中的爱国工人头头会商的结果，他们不愿采取大爆破的方式，而要将工人群众组织起来，用罢工斗争的方式……实际情况诸如上述。廖宗泽少将虽然没有按计划完成任务，但各级领导得知实况后，并没有追究责任。

（八）西撤途中又一次大爆破

上文中业已说明南撤途中，是以菩提寺分班改为中途站，因在撤退途中已感到日寇疯狂进攻，守军经过血战，终难固守黄河南岸以保郑洛。退守既不可能，因之溃败不堪，连豫南豫西不设防的山岳地带也受到严重的威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自洛阳撤退豫陕交界处之卢氏，原以为是最安全的地带。不料不旬日，郑洛即先后沦入敌手，连卢氏也很快地暴露在日军进扰的威胁下，甚至陕南地区也处于风声鹤唳之中。

当第三班沿豫陕公路撤退到豫、陕交界之西坪镇稍作休息时，忽传日军已沿卢洛公路前进，卢氏旦夕不保。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如撤退到陕境，亦将有陷于敌手的可能。而一战区所预定运存于山区地带的辎重粮食等军用物资，以及许多非战斗人员，军官眷属等等，几乎都猬集于豫陕公路两旁，惶乱万状，形成了群龙无首。欲搭车西逃，已无车可搭，物资堆集如山，无车可运。我见此状，乃自告奋勇，急电卢氏蒋鼎文长官，同时又急电西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建议采取紧急措施，得到了同意。我的建议是：第一，由第八战区副长官部速派一能员驻守武关，成立临时警备司令部，维持交通秩序，稳定人心，抢运物资入陕。第二，等到抢运物资完毕，疏散眷属之后，决定将卢氏通至西坪之公路及两座横跨的桥梁彻底破坏，以阻日军之西进。

由于西安副长官部指派来的一个工兵营难以完成大爆破的

任务，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参谋长范汉杰中将向胡宗南副长官建议，将这项紧急爆破任务，交给中美第三班，以美方人员的协助为主，先作好爆破两座公路桥的一切准备，待令引爆。对于公路的破坏，则交给派来的工兵营，并由地方上动员壮丁协助待令行动。美方人员接受任务后，个个面有喜色，一致认为又得到了光荣任务。他们说，虽然没有上前线杀敌，只要完成大爆破的任务，也就可引为骄傲了。班中接受任务的官兵，个个精神振奋，较之大爆破汴新桥的夜间作业还要认真，还要勇敢。我处于两个战区之间的联络关系，连续五昼夜的奔忙，如计划的完成了任务，后来蒋胡两长官为我请功，我全归之于盟友的协助和第三班全体官兵的努力，而受到了集体嘉奖。美员的殊勋，则由中美合作所正副主任分别上报请功，美员皆大欢喜。

（九）商县继续恢复训练的四个月

一九四五年元月上旬，自西坪镇平安无损地将全班撤入陕南境内之后，沿豫陕公路经过武关、青龙驹寨等险要关卡，便到达了万山丛中的陕南重镇商县。适逢暑假期，各中小学都已放假，乃与美方人员商洽，决定在商县恢复训练。电报合作所请示得到批准。于是全班才结束了战备行军的辛苦生活。这时日军的进攻箭头，很明显的是指向打通大陆大动脉，为日本冒险南进政策铺平道路。这时对日作战的形势也起了变化，因郑洛之失，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已失去统御作用，西安在战略上已处于大西北的最前线，这么一来，由蒋鼎文上将为首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宣告撤销，由陈诚上将新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于汉中，胡宗南中将原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改为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仍设副长官部于西安。不久，陈诚上将调升

军政部长后，汉中设立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撤销，由胡宗南升任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众所周知，胡（宗南）戴（笠）不分家的关系特殊，由我主持的第三班，一到商县，胡宗南对我们可说是有求必应，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被服有被服，真是无往而不利。

我班在商县恢复训练后，除了将临汝风穴寺所拟定的训练计划和进度表，经过重新审查改正之外，我曾向美方人员提出了一项模拟敌训练的设想，没有料到美方人员特感兴趣，他们认为日军狡计多端，难免不来袭击破坏我们训练的基地。如是他们以日本军的袭击破坏为假想敌，定出了一个应变计划。我明知他们的计划是空想而来，但为了提高受训者的兴趣，以满足美方人员纸上谈兵的设想，便作为教材之一来实施。我现在还记得的内容如下：

第一，是设想到对日军的袭击破坏如何对付。他们的答案，是就地形观测，画了三道圈。第一道圈是对敌侦察圈，要封锁道路桥梁，决不许敌探进入这一道圈，只要发现有敌方的侦察活动，我方就要全力严防破坏，不使其得逞。第二道圈是地雷阵地区，围绕我们的训练基地周围，密布地雷，定名为地雷封锁死敌带。（绘有图表多份）

第二，是安全撤退计划第三道圈地带的划定。也不知谁人引用《三国演义》一书中魏延向诸葛亮建议出子午谷偷袭西安的计划，惜乎未被诸葛亮采用，认为是大失策。因为美方人员对中国故事大感兴趣，要求循商县越秦岭的一条子午谷线，通到汉中的羊肠马道侦察一番，于必要时作为第三道圈撤退到最安全的大后方。

以上的设想内容，很费了一些脑力，也曾插入训练班课程内由美员讲授过。后来班本部迁移，并没有讲授毕，我又为搬

迁的事去了西安，美员设计的空中楼阁，才告无形中的结束。

（十）班本部奉命搬迁牛东营房的结束

第三班在商县停留约四个月，完成了第二批轮调的任务。第二批轮调的部队是配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别动军第六纵队的全部。纵队司令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徐志道，他因病住在老河口，曾派遣他的代理司令岳烛远少将与班本部经常联系。凡该部经过调训完毕的部队，与以前调训过的别动军第五纵的部队一样，由美方发给美械轻装备以后，遣送回原部队归还建制。

我在班里一等到第二批调训结业后，即率美员及随身的工作人员赶到西安，持戴笠致胡宗南长官的电报求见，目的在解决搬迁后的营房等等问题。由于我与胡之间，是前后期黄埔同学和部属的关系，一见面就有求必应，亲笔写给我一张手谕，要我去王曲中央军校七分校办公厅主任洪士奇那里，面洽解决。由于七分校正处于停办的间隙，几乎所有十多个总队的营房都空闲着，洪摊开地图让我选择。我考虑到新搬的地址，不可离闹市过近，也不可太远，这样才选择离西安西郊约四十华里的牛东。牛东距离周至县城约十多华里，依山面水，风景幽静，居民不到两千户，平日与军队及军事学校的官兵关系处的不错，只是我们班上有美国洋人，他们既感到好奇又有些不安。后来班址搬定，相处了一个时期，关系搞得不错，这是由于在班的美方人员，深知班里的军风纪很严格，他们也不得不警惕起来。

班址是当年十一月初旬才搬定的，而且刚刚搬定不久，由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上将调升军政部长，遗缺任命胡宗南中将接充。戴笠在西安设立的军统局机构，相应的随之改组，

将晋陕区长张严佛少将调渝，为军统局副秘书长。同时发表我为北方区区长，将原有的晋陕区、华北办事处以及其他机构，重新撤并调整。在我接到的调令中，还命我暂兼中美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这样一直延续到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戴笠与梅乐斯准将一行第二次到班视察时，正式发表命令，任命杨蔚少将为第三班副主任，我则专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由于第三班虽经我交由杨蔚少将接替作了交代，但对这个班的一切事宜，仍然少不了我的过问和在义务上的照顾，一方面是戴笠远在重庆，凡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的接洽都少不了我从中穿针引线，作一些别人难以办通的活动。另一方面，是我与杨蔚少将之间，既系黄埔军校四期的老同学，又系老同事，班是由我创建的，上上下下的人事关系，都与我有微妙的牵连，连我与盟友美方人员之间，也莫不如此。加之戴笠与梅乐斯准将一行来班视察，里里外外都少不了我的张罗安排，寸步不离的陪着戴笠忙了二十多天，才将杨蔚由新手变成旧手，使班中的事上了轨道，我才安枕放心下来。

戴、梅到班视察的任务，是为了主持轮调第三批的结训和第四批的开学。按轮调的计划，第五第六两个别动军纵队，到第三批结训时为止，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使命。第四批的受训对象的来源，除了在敌后敌前调回的三个爆破队外，另外两个大队，则系新招收来的失学失业的知识青年组成的。我记忆中调回受训的爆破大队有以下三个：即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中的残余部队约二百余名，豫南爆破大队全部约四百余名；平汉南段爆破大队中的一部分约二百余名。概括的说来，杨蔚少将接替我作为另一阶段的开始，实际上也就是最后阶段尾声的结束。

欧洲及法西斯大战的胜利结束，带来了亚洲战场的喜兆，日本军国主义者这股顽强的侵略势力，已处于孤军无援，在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